

說經劄記四

德清蔡汝楠講說 白石山房錄衡湘書院刊

說春秋揔記

是是非非人之初心孔子未修春秋十二國之行事為
是為非天下固未嘗不辨也其賢者或混淆於世俗之
中而不能察見其初心之發不肖者或昏蕪於物化之
際而自蹈其不為之惡春秋之作正以發盟初心而定
權衡也故足以立世教明王綱
古者易掌於大卜而詩書禮樂則列之學官孔子始贊
易以明性命道德之原又修春秋以繼詩亡以著性盡修

道之實然後易與春秋始明於春秋之世易言天道而實顯之於人事春秋言人事而實證之於天道諸儒善言易者多矣至於春秋則苦於義例而聖人之意或幾乎晦邵子言盡性之書甚為得之是非本明聖人著之而教人即以本心之明察盡性之學此春秋之指也問春秋經為斷傳為案曰春秋是魯史之標三傳是解春秋之書傳與史實不同當時如樂書所謂諸侯之策者經戰國及秦火則皆亡之矣春秋以聖人之筆削在焉獨得不亡三傳亦以士君子所肄次第而出然經史並存固足以考證春秋之事必不然而史亡經存亦不

假湊合而大意歸然者也故尹和靖深辨經為斷傳為案為非伊傳之言可以見程氏之明春秋之學正矣今之學春秋者不必深信三傳亦不必更求史策存實錄以觀聖人之大意削冗例以闢俗學之榛蕪庶幾有合於程明之指而不惑於紛紛之說也

韓宣子觀魯之春秋非刪後之春秋也其訪求討論之必異於他史故曰周禮在是夫子後特標而取之如以為褒貶全改於夫子非也然夫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挈其要領明其大義泛視之為魯史亦非也

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隱公之私也隱公之初魯猶強間於齊宋鄭之間相為依附然宋鄭不雨合而皆以齊為主齊為宋則附齊而援宋齊為鄭則附齊而援鄭既明宋矣石門與艾之盟與齊鄭成而渝宋之盟隱公之私甚矣易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蓋隱公之謂矣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春秋於禮惟謹其變二嫡自仲子而成風敬羸遂以夫人葬祔矣僭樂於別廟而三家遂舞八佾於庭矣唯惠公之寵仲子以夫人隱公之訃仲子以夫人始於一念之私者勢必至於考

宮用樂以貽未流之弊是故始則不可不慎也

隱公六年鄭人來輸平翬伐鄭未久也而遽來輸平鄭伯之謀也鄭既輸平魯可以還宋矣夏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亦鄭謀也鄭求齊而魯間之齊既為鄭矣魯獨不為齊乎此鄭莊之所以用智魯始雖依違而終為鄭用之端也

隱七年秋公伐邾伐邾為宋也先盟于宿矣而魯以此報宋焉自此塞責可以轉而為鄭矣抑心乎為鄭而尚為宋代邾所以發莊公之切於求魯也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胡氏曰

與鄭絕也宋主盟愚觀鄭歸我初則鄭伯之事齊當加於魯齊非絕鄭為鄭平宋衛也姑與之平而鄭觀其釁故十年伐宋
隱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小國也與之盟將有事於鄭矣而固藩籬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自歸初而後魯隱之利源開矣故復取郟取防得此二邑之後則人之所以窺魯隱者知其微矣此羽父所以遂請殺桓而加之譖也

桓公

桓之元年夫人孫于齊夫人出奔其辭曰遜昔周公處謗詩人以公遜歌之蓋微婉者詩人之妙而聖人乃善用美惡不嫌同辭故皆曰孫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得許鄭志也因與之桓公賊隱故結鄭而與之也朱子言許田隣鄭有營洛汝潁浸灌之利鄭欲之久先以初歸取宋二邑得許而讓允以換隱公之欲也隱受三邑辭許鄭不能強桓急於自援故卒歸之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由前曰宋督弑君由後曰取郟大鼎於宋由本文曰以成宋

亂不待凡例而義自見者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楚婚姻之國蔡鄭會鄧以結楚也
然我仗之性楚鄧自相戕矣滅蔡侵鄭又安足道乎蔡
鄭之為國謀非也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卿言春秋善胥命按蒲
之胥命結言而退者不待盟也先此宋鄭不平至宋亂
未定求齊矣衛鄭亦從齊故同成宋亂成宋之後齊侯
欲因而平之以成好二國先已合矣故不待盟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紀小國齊鄭如之欲侵之爾
齊之滅紀其端見矣

城祝丘祝丘近齊魯謀紀難因齊如紀故城之

桓六年蔡人殺陳陀殺五父立厲公事之正者也陳不
能自正而蔡人以厲公為我出而殺陳陀陳之無人可
知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十二公惟莊公適且長書子同生謹
嗣也

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傳曰焚林而田也劉氏曰
火田亦禮也因田而焚咸丘之邑且不時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二國實奔而意未絕於
國以朝來故曰朝所以奔者楚偏之魯遠可避爾不然

相去千五百里豈有越大國而朝魯者乎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為丁丑再烝故書祭不可瀆也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魯公墓穢齊則成之
且與之昏鄭之爭班魯未為失齊則伐之且為之首齊
罪不待貶而見衛鄭從齊亦同惡以濟者明年有惡曹
之盟齊僖衛宣鄭莊終不通魯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不稱公子忽繫鄭意在書法中矣鄭伯克段伐王身
死國亂自貽其咎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宋求突賂魯為平之以宋之賂魯而

欲鄭之賂宋以己揆人固突拒忽終非順詞故宋卒不
從遂與鄭盟而伐宋

桓十有二年秋七月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為平來
也魯桓平宋鄭知不可平矣

丙戌公會鄭伯于盟武父虛之盟宋未平也故盟武父
將以伐宋十二月伐宋戰于宋罪在魯矣

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夔師敗齊公先會紀鄭慮
齊繼郎之役也齊以宋鄭故帥三國之師伐我紀鄭皆
魯所與故敗四國之兵魯三國一黨齊黨四國就其中

論之齊之助忽猶有說焉故書敗績幸之也未必非禍本也

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雖得逞於齊未可保其後且鄭益欲干魯為援故有曹之會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宋怨鄭突之皆已故伐鄭然而相黨之私見矣穀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蔡仲遂突不書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忽曰復歸曰世微意亦可見矣

公會齊侯于艾許本怨鄭艾之盟齊魯定許以撓鄭忽

然齊實惡魯彭生之禍兆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之會謀助鄭突罪何待貶

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鄭突能結諸侯諸侯盡力以納之魯初伐宋今伐鄭無非私矣

桓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也齊雖襲紀魯為援又王納后故魯托大義以盟齊不知齊終不可盟信者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之盟始交兵矣黃之盟安在乎魯之不足信人齊之不信人皆見之

桓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樂夫人姜氏遂如齊樂非所會公非所知書姜氏曰遂可以見夫人主之矣

莊公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於王不可違命於齊不可忘讐於魯喪不可接昏故築館在外魯以為得矣不若辭天子之命齊師遷紀邢鄆郟滅紀齊人之志也遷三邑正為滅紀之本

莊二年夏慶父師師伐於餘丘此慶父擅兵之始羽父之禍不遠也而公不能鑒終有子般之禍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齊非所會衛非所伐

莊四年夏齊侯鄭伯遇于垂胡氏曰將入紀也公羊以齊襄復九國之讎夫哀公享周紀侯諧之諧非讎也况易世之久乎舍曰貪紀而齊為之詞爾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侯葬紀伯姬陸氏曰并紀之國豺狼之行存季葬紀伯姬婦人之仁也則齊之侯仁實自襄公始也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王人子突挾衛夏六月衛侯朔入如衛伐衛納朔也挾衛挾黔

年也年順而朔廷王命順而諸侯延順延兩見之矣子
突揀衛而無功然春秋寓意所以明道也惡能要必勝
乎

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於齊師秋師還邾間於齊魯齊
魯之所同欲郎之次魯之兵力不足而求助於陳蔡也
齊魯伐邾皆不以道而魯為同姓其失也尤甚且次郎
侯兵陳蔡不至益兵求齊師老不進邾寧降齊而不與
魯亦執也齊之情狀據經居可知矣

莊九年春齊人殺吾知不言雍廩言齊人之所共討發

明齊人同有之心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納者我強之入者復
受之受之者其立順故也故小白系之齊

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齊報乾時而我師
敗之戰以納糾而戰敗因來侵而敗皆非國人之所望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於乘丘齊宋之次
以魯之敗齊侵宋也次者難之也魯離則為列國之望
魯合則有侵敗之怨故齊桓難之不釋兵而敗宋師非
也齊桓之霸心著於此矣

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荊始僭夏而執

人之君以歸中國之君臣有人心者烏得不為攘夷之圖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齊之滅譚即晉之侵曹伐衛報無禮也不唯報之而且滅之齊晉之霸術同而齊桓之威甚矣

莊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宋報乘丘而魯又敗之然足年秋宋魯又弔之則魯亦欲釋宋矣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列國始推齊為霸主也桓公欲震動諸侯故繼之以滅遂所謂以力

假仁者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之會魯因滅遂亦懼齊而往矣魯雖屢勝齊齊反急於求魯魯望國也首欲得之齊桓所以為霸主也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魯宋春秋所重宋人一叛諸侯不可得矣故因其皆北杏之盟再伐以服之猶慮其未也故有冬有鄆之會而十五年春仍會于鄆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鄆宋之附庸伐鄆宋志也故首宋鄭之侵宋乘虛而侵且修怨也

莊十六年宋人齊人伐鄭報侵宋也伐鄭侵宋皆桓公
助兵焉於是宋之服齊固矣故於冬有幽之盟
冬十二月同盟于幽公羊氏曰天下無王諸侯始霸志
同欲也魯不親往而遣大夫故不曰公會而曰會
莊十八年公追戎於齊西盟於唐兩不如一追戎於濟
西自此而後魯無戎患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
盟于鄆魯女媵陳結遇而盟以便宜盟也幽之會魯公
不往鄭詹之來魯則受之公子結之出為媵而盟皆非
也不足以服齊桓故卒來伐我西鄙

莊二十年齊人伐我伐我攘夷之始也攘荆難伐戎易
然我近荆遠從中國以警外夷亦施為之序也

莊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及高偃盟于防世昏於齊魯之
陋也而况有彭生之禍乎莊制於母氏及此始昏亦失
時矣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公之求齊也既親納幣復以
受命之禮觀莊復遇于穀可謂無遺力矣又侈先人之
宮以誘於齊何其陋也冬復盟扈明年復刻桷如齊
莊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戎世為魯患亦介
於宋齊人同伐亦齊人所以親魯宋也

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於城濮幽之盟陳鄭服以衛人不至故謀伐之而明年春衛敗績齊之伐衛始用王命焉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衛人拒命愈見其罪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柁鄭荆與中國爭鄭蓋始如此柁之攘夷之舉也莊二十九年鄭人侵許鄭許相近鄭侵許楚代之招也終春秋鄭許相侵而楚以是侵鄭莊三十年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次于成齊人將圍鄆而欲魯為聲援也鄆微國齊以力降之其罪見矣然一用兵而有聲援亦見齊用兵之術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通北燕也先遇而後伐與魯謀齊桓舉兵非謀於魯則謀於宋莊三十二年齊侯宋公遇于梁丘左氏曰為楚伐鄭之故請會諸侯遇觀當桓公首霸之時與齊並強者晉魯宋三國而已晉終不與齊魯本結於齊威公所以上從違者惟宋而已故北杏以後伐宋者求其服會鄭者定其交伐鄭者從其欲盟幽之後復窺之以梁丘之遇則宋服而可以倡諸侯矣此齊桓之志也

閔公

閔公元年齊人救邢救邢狄患也齊方伐戎又慮楚不

暇防狄管仲請之齊遂有揀邢之兵
齊仲孫來子般之禍齊桓公以其強宜定其亂以其親
宜恤其難以省難為名而曰魯可取乎使魯果可取則
省難實以滅魯其謀則秘其言不覺出諸口惡能免童
子之羞稱之也
閱二年鄭棄其師文公惡高克而使之將兵夫國譬之
一身也雇其肩背而移之夫體可乎後人排斥之私多
用此術其為非計甚矣鄭之棄師是自棄也
閱二年吉禘于莊公諸侯則非禘也喪則非吉也有祖
廟則不宜于莊公也三者皆非

公子慶父出奔莒季子雖歸兵權在慶父故不得行其
志以致佚賊公薨之後系以哀姜孫慶父奔則公薨之
故亦可知矣

僖公

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揀邢胡氏曰揀邢
不速大抵齊桓用兵之慎卒之邢遷于夷義先聲亦足
以懾之矣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宋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櫓櫓
之盟為鄭謀伐楚也謀而不舉者在楚則成王為君子
文為相在中國則諸侯雖從江黃未服彼己之刑皆不

可輕動也然其謀在已定於櫪矣故三年有次陘之師
九月公敗邾師於偃此亦季友之謀也夫人曾孫于邾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師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莒人雖
失於求路逐慶父莒之功以詐搗其將乃季友之失
僖二月春正月城楚丘諸侯城以封衛也也衛人得齊
而歌木冰以此齊桓擅專之失以此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以齊桓二十四年
服諸侯之力尤必服江黃而伐楚齊桓之為謀審以明
年又有陽穀之會則反藉之以為援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侵蔡左氏以為為蔡姬
非也蔡自莘之敗遂事楚故先伐蔡遂次陘以致屈完
之盟
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申生縊於新城書侯
殺之侯之始終成乎殺也公羊氏曰甚之也非也申生
之死人報魯國者曰晉侯殺之史書之夫子標之本乎
人情不改其報因以明父道也
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先儒曰桓公之舉
從義不從命也鄭伯之逃從命不從義也易之臨九二
曰未順命也臣道以義順命不以命違義此當時所矣

美齊而賤鄭也

楚人滅弦弦于奔黃此楚滅中國之始惠王之命鄭伯之逃楚可以窺中國矣故敢於滅國公羊傳曰鄭伯之逃楚僖六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齊伐鄭以討逐盟楚圍許以攻所救許圍雖解而楚難未已齊桓不聲楚罪鄭伯之獨替同盟亦春秋所可歎者矣長傳知書鄭伯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謀王室也康侯從之按左氏惠王崩在七年之閏月以為告難而不告喪

洮之會為謀其難此左氏之失也使七年之閏天王果有大喪則叔帶乘時為難以亦有之而齊之盟亦當定矣此後不聞帶復有難何為秘大喪於一年之後八年冬十二月始書天王崩也襄王雖無道豈有無難而不發喪如是之久乎使襄王秘喪齊侯翼之則行得更無書法乎葵丘之盟何以首誅不孝乎蓋洮之盟尋窀母之盟鄭世子華在焉鄭伯不至齊未已也故為盟以必求其服且有王人在則挾王命以臨之故繼之曰鄭伯乞盟賤鄭伯也曰丁未天王奔喪必在盟洮之後矣葵丘之會宰孔既義桓公之非德公揚子亦言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之叛今不可考矣要之震矜者
即不務德之符也齊盟召陵之後執陳轅濤塗楚之僭
王僭夏猶可已也薄塗冀免於僭億則怒而執之是所
謂軍食豆羹見於色也

春秋之世先王之教賢者猶得識其大者如葵丘之會
天王賜胙齊業著矣而宰孔以齊侯不務德而勒遠略
為譏當時齊侯之畧使以德行之何患其為遠略乎宰
孔必有所見方能道此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左氏曰黃時諸侯之陸於齊蓋
黃之滅齊有所挾而不救黃有所恃而不備皆自肆以

啓患者也然黃自去年冬楚伐黃至今年夏始滅延三
時而掾不至齊其衰矣故明年狄又侵衛滅溫侵鄭狄
復無忌蓋與楚合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牡遂立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牡立之盟謀掾徐也楚之伐徐以齊之取舒然徐最
近於齊不得不救掾而次畏且懦矣故諸大夫往掾而
卒無功徐為楚所滅齊桓霸者血氣盛則治血氣衰則
亂至此宜無能為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失朔與日與桓十七年不書日者又

不同矣至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左氏以
為再失閏司曆之失蓋亦有漸

冬宋人伐曹宋襄圖霸之始也以脩怨為圖而且易世
宋襄不足以霸明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有德於
晉晉不報其失在晉秦伐之則秦非矣晉不遜以取敗
則晉非矣

僖十八年狄救齊狄且思齊諸侯之不服宋可知故用
鄆子以後雖有鹿上之盟而諸侯不可求矣

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象人

而用之然且惡之况用人乎宋襄之惡又霸者所不道
泓之役乃曰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將誰欺耶故知執
滕用鄆者宋襄之責也泓之役假而至於愚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因宋而思齊也宋襄
非唯不能圖霸且驅楚以盟於中國矣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天王之善處叔帶也避
而居鄭必有勤王者矣

按天王出居于鄭圍溫逆王晉文之舉也然朝王即請
隧隧者天子之禮也而敢於請即與齊桓下拜受胙之
舉動迥然異矣踐土之非禮河陽之悖道要皆晉文所

存如此

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諸家以禮諸侯滅同姓則名然備觀春秋之意亦臯邢而甚衛也方二國均受狄人之患威公遷之邢叛衛附狄以伐衛邢之罪亦不可掩矣文公衛之賢君也詩人為之誦方中焉因同姓叛已而滅之不已甚乎其為文公累深矣故多叙兩國之事而至滅則名衛侯蓋兩著之

春秋城濮之戰晉文公雖有救宋敗楚之功稱合於墓公曹困衛執宛春退旆曳柴其譎甚矣于犯先軫之屬

當文公首霸之時汲汲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曾無管仲夷狄豺狼之志子犯雖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畢竟以德義利本則其所趨焉得不至於譎而不正也齊桓公召陵之師當却狄之後又為服荊之舉其舉動俱

優於晉然而問罪之師姑責苞茅之小又舉昭王太遠之事曾不及其僭王猶夏是何異於置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以專征之職歸其先人以其餘威伐陳亦已誇矣屈完雖盟而曾無心眼之辭亦不聞能伸先王之灋則管仲平時相君之謀不亦卑乎中庸論王政摠歸之於豫齊晉詐力不當論其定霸之日而當原其素定

之意知仲尼之徒所以不道桓文則王道之原亦可以
豫立矣
召陵之盟齊桓以攘夷為功故底于召陵踐土之盟晉
文以納王為功故止於城濮是役也書公朝於王所知
尊君矣至衛侯與元咺訟而執侯衛是何尊君之道明
於朝王而暗於元咺也其間居所存者至此又所掩矣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盟于翟泉王人乃子虎晉人為狐偃宋人為公孫固齊
人為國歸父陳人為轅濤塗蔡人為小子憇以王子而
下會諸侯之大夫以陪臣而上于盟于王子瀆且僭矣

然狐偃不得辭其責為此狐偃之不及管仲也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壘此暮僭
郊之始也按僖公在位三十一年魯國頗稱無患故先
儒以魯頌由之而作聖人存之蓋與其為賢君此說非
也魯之無患內藉公子季友外藉齊晉敗莒如齊季友
之謀也服楚定王齊晉之力也及任公子遂而後則魯
國之患萌於此矣莊公方且汲汲於文飾以為安故當
時論禮致頌之事獨多及其薨也夏父弗忌遂至於逆
祀夫子所言暮之郊禘非也此實其端要之僖公不
過如漢之元常牽制文義者爾何以為賢乎

秦人伐晉其兵為貪憤之師何足道者但秦勢方興掘起於西戎山谷之中而尚遠夫變詐傾巧之習悔過之誓有真機存焉聖人之所必與者也故春秋之不予秦穆猶其不與楚莊狄之也書取其誓取其機之僅存於春秋之世也

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願商臣夷狄禽獸之惡不可勝誅矣張氏洽曰願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猾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宋伐毒齊被中國及晉文敗之城濮聲勢稍沮欲易世子謀

及婦人自取篡逆蓋夷狄積惡之應胡氏亦以楚願僭王憑陵中國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誠也愚謂弑父與君之賊天地之大變允聞此者又何假問其君父之失及數其平生之惡以為當然之應哉書世子見其為子書弑君見其為臣而元亮著矣譬之折獄者豈必深鞠已死君父之愆方成其誅臣子之刑哉定法之後執事而論之則家人父子好惡愛憎之際其情不可不慎其言不可不密李泌定太子於德宗之世曰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得

無有窺伺手疑之始生猶未思也及其發言開隙窺伺
紛然則構結固而禍患作矣故楚願立職之意不特江
羊知之高臣弑君之惡不特潘崇道之皆灼然可知者
也古之論家人者大學謹好惡易著言行履霜堅冰由
來漸矣
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左氏曰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羊氏曰先稱而後祖也穀梁氏曰逆祀是
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胡氏曰說禮者世指
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僖
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

其為世一矣愚考三傳以僖為禰閔為祖然父子異昭
穆兄弟昭穆同乃不易之制也故何休之註公羊曰僖
公以臣繼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孔穎達之疏左氏曰
位次之亂如昭穆之亂非謂異昭穆也范甯疏穀梁亦
曰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為喻蓋三傳
之議至註疏可謂盡矣胡氏尚未發明之要之必不可
躋者君臣猶父子之義至於昭穆亦必不可易兄弟異
昭穆則禘法不可行而所謂七世之廟者或并於一時
矣何以為禮乎僖公本當與閔公同廟而臣子之道宜
同而不宜躋此三傳之意也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徃江楚穆之罪浮于楚成而圍
江之舉正聲罪之會於此不倡率中國諸侯以布王畧
而徒欲偏師稱孤難為在春秋之人心必有深望於晉
而不副者故傳之列國記之史官而夫子得以筆削之
時事人心因之可見非獨為晉紀得失而已
文五年夏季係行父如陳陳小國也聘之行父以命往
以娶而歸也秋季孫行如晉晉大國也聘之行父以命
往以私相結而歸也趙鵬飛曰如晉三家爭交於晉
之始也一年之中外交行私者二然則季文子之三思
其何所思乎大義不思而遭喪之禮則諄諄焉是本夫

倒置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閏之告月即餘月之告
朔也此文公不告朔也始猶朝于廟先儒曰幸其視政
也非也雖不告廟但至於廟猶可復也此存羊之意也
文七年夏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是
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胡氏據左氏謂令
狐之後晉欲立公子雍晉不定君大夫檀立扈之會靈
公始立也今考襄公之卒在六年八月至七年八月則
當期歲矣春秋之世雖無道之邦未有期年不立君者
亦未有背先蔑而復令將下軍以致其奔者令狐始末

殆左氏失之矣靈公之立當在令狐之先令狐之後當
因趙盾修秦晉之怨先箋之秦當為自秦而歸無以辭
於晉而後奔扈之盟當為靈公新立大夫專權而與諸
侯抗禮諸侯不序大夫不名當為諸侯之所同諱而畧
其事觀以二事之直書與師之不正會盟之非禮晉卿
擅權中國無霸之始俱可槩見而趙盾尤不得辭其責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于遂會趙盾盟于衡雍左氏曰
晉來討扈之盟時公後至故討非也是時公于遂專魯
趙盾亦始專晉故盟而結之
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

鄭父按左氏先都怨先克沮其不獲上軍故殺克而晉
人殺都後併殺箕鄭父士穀胡氏曰獄有所歸則此三
人者獨無可議而未減乎皆殺之是政不自人主而大
夫專生殺矣愚意盾亦知箕穀之罪宜未減以聽其自
新然先克者盾之黨也箕與穀又先都之黨也盾為先
克專殺先都則箕與穀亦宜為先都違於盾者乃盾之
所必殺也元大臣之強也以自固之心操疑人之慮專
不宥之殺成偏主之威盖有漸矣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胡氏曰與楚重絕人也按楚
人以晉君少而伐鄭則何憚於魯而來聘也趙盾專晉

晉君不會諸侯晉無畏矣而列國猶以大國之禮事之則盟可循矣故知椒之聘魯不特魯也交列國以貳晉故先書伐鄭救鄭而即繼之來聘其意見矣

文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此續歸成風懿之好也秦每伐晉先必聘於中國此來聘之明年有河曲之役矣故知遠交近攻何待戰國之世秦始行之也中國遠者受其交近者當其攻而攘夷之舉不聞豈不可哀哉

文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渠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癸酉同盟于新城按此會盟

厥貉之次激之也厥貉以前鄭衛從楚矣從楚非其願以脅於楚也皆楚亦非其願以趙盾專盟也至此則諸國有切身之患趙盾亦且有興戎之禍矣故不特諸國有求於晉而趙盾亦有求於諸侯魯大夫方附晉故二國以公為盟公至晉而鄭衛會于沓于渠其情可知也明年遂有新城之盟自此終文公之世亦無楚患使斯盟也早在襄公之世則江黃可以無滅矣不然靈公初立之時尚能尋盟伐麋圖巢安能逞其志乎柰何至不得已而後圖自此晉亦將衰矣何足以安中國也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處西南庸為東南之

小國通巴蜀。秦楚秦伐東南。蓋自秦康。楚莊始中國。不併於楚。必併於秦。其勢成矣。臣又心矣。中國也。

宣公

宣公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榘林。伐鄭。陳之榘。先儒以為與晉之攘夷。此逐事論褒貶。而不以書法觀始末也。新城之盟。鄭伯與焉。附楚非鄭志也。宋弑逆之國。晉乃貪其賂而成之。宋與鄭世相怨。執於是附楚以侵宋。先侵陳者。陳當宋之北也。晉之榘。陳亦欲楚之顧其後也。師于榘林。蓋陳救解而謀伐鄭也。方是時也。楚莊王北

結秦西通蜀矣。陳宋在東。楚莊日夜之所窺。晉方納賂為楚驅鄭而歸之。以投楚莊之欲。楚師始東。為賂而榘宋為宋而榘陳。利為亂始。君子方深罪之。豈以榘陳而與之手。楚之侵國。鄭之附楚。皆可罪也。晉尤可罪。而荀林父與盾亦所不得辭者。此春秋之微意也。魯殺子赤亦以濟西賂齊。列國知有賂而不知有君臣之義。一時屢見於經說。春秋至此殆當知所重矣。春秋之書。宣二平。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先儒曰。穿之惡。誰不知者。若盾之弑君。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愚以為趙盾偽出境而與聞乎弑。其意則弑也。凡論刑者。以謀為首。春

秋經文揔大義而標之猶獄案之必有首也罪首在盾而趙穿之惡即在所標之事之中盾本未嘗加穿本未嘗免聖人以此而標者即董狐之所書董狐以此而書者即國人之所共知豈曰人所不知而春秋默書之乎宣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先儒大意以方子宋之與歸生謀歸生執而歸于朝可也何得曰畜老猶憚殺之且惴惴焉懼其譖而從之至夏乃弑言不可謂不悖謀不可謂不久兵權在而助人以弑君不可謂不專歸生有此三者故曰歸生弑君子又以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君子有不可犯之義者安有自聞弑逆之

言乎當子宋為謀不及他人而唯及歸生迎其可謀而謀之者也及其與之謀也曰憚殺之依違商確而從容告之者也是以卒成乎弑焉要之謀及歸生則必無執宋之義矣應以依違商確之語則必無不避謀之節矣加以兵權在握則必有弑君之實矣此由微至著相因之始終也不言宋者定罪之等科以歸生為首爾宋固在同逆之科非免之也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按傳陳與楚平故晉伐之夫陳之與楚平亦非陳志也晉嘗秣陳矣又嘗同侵鄭矣鄭復歸晉楚再伐鄭而晉無秣鄭之兵則晉不足

恃明矣陳乃鑿鄭以平於楚者也故晉侵鄭而終不足
以服陳論平楚鄭宣無罪也而晉之國政蓋可知矣
宣十年楚子伐鄭自此結辰陵之盟而陳鄭並從楚焉
按鄭雖不幸處晉楚之間然數年之中五當楚伐六從
楚五歸晉於是晉之詞命興焉而南北兩屬矣其後以
子產之賢猶有玉帛待三境強者從之之說則子良所
謂與其來者可也又何罪焉夫子於魯論歎其詞命之
是以倖存亦措其不自立而徒工於詞命也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櫛函楚方服中國晉乃求夷
狄晉之不競可知矣昔襄公以姜戎敗秦師於殽成公

又以白狄伐秦今景公又結夷狄於櫛函不能攘而又
結之晉謀國者之故智也
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
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役也左氏多與楚之詞不足據
也胡氏亦曰釋楚不貶而罪林父夫楚之伐陳非討罪
之公也因而縣之者其本心也伐陳而移之於鄭楚之
憑陵無忌可知已晉師雖敗而中國林鄭之舉猶庶幾
有此故曰及者主在晉也其曰敗績晉失師之律貞則
不失善否不相掩也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滅蕭楚惡甚矣其於

陳鄭之舉揔可知其為驕與貪也左氏方以拊軍善楚不亦謬乎

宣公之時多叙楚莊之霸楚莊自伐陸渾之戎問弼於周憑陵中國其惡甚矣惟十一年辰陵之盟先儒以為與其伐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士此非也必西氏之討也入陳而縣之是利之也公縣寧儀行父與徵舒之罪相因殺徵舒而納二字于陳是必孔寧儀行父賂而誘之也故始終為暴而無足取者楚莊是也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喜有年也前此多蠹與饑今忽有年不以魯道之不綱殄其民天之所以生吾民也所以

書于蠹饑之後

宣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明于斷道傳以為謀伐齊愚考晉徵會于齊原非伐也齊婦人笑卻克晉侯初不許卻克之請後乃伐之則斷道之盟未為伐也中國漸貳於晉宋為齊魯衛曹邾之門戶宋既平楚則齊之會不得不徵斷道之盟不得不結以笑而伐齊晉之陋也齊徵會不至使大夫齊之失也

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此書魯逐歸父之驟因以見東門三桓相為盛衰歸父當時專命於列國使如晉之謀果遂則東門之強亦猶三桓爾東門去而

三桓專蓋魯大夫盛衰之幾

成公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為備齊齊納歸父故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公孫歸父魯如晉故也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晉魯所事也首會卻克以卻克至齊見笑於齊乘其所惡也衛魯所與也次會衛孫良夫新築之戰見敗於齊乘其所憤也曹魯所役也則驅之而已皆行父之謀也魯之三桓自此無公室矣

成貳年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蜀之盟魯倡也魯之汲汲於求盟者衛逼魯楚侵衛也又八年楚靈求諸侯於晉矣然則中國之辱魯為之魯之辱行父為之也成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曰討邲之役晉當是時蜀之會兵力盡於齊則不能爭楚楚既平諸侯屬於楚則不能自安故求其隙以伐鄭而取敗焉晉之謀國者一笑之私忿必報天下之大勢不明以至於此深可愧也

成三年鄭伐許左氏曰許恃楚不事鄭故子良伐許愚
考四年冬鄭伯伐許晉救許楚救鄭則鄭之伐許而晉
鄭相偏亦楚之所圖也鄭人顧凌小國以自戕其辱齒
如恐不及何其恃哉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左氏曰季氏以鞏之功立武
宮公羊以武公之廟伯禽九世孫成公十一世祖也胡
氏取公羊之說蓋本於明堂位武世室也之意戴氏則
言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始可武世室之語愚考魯自
惠公始請郊僖公始卜郊則向之魯祀祖周公而以伯
禽為太室今立武宮似與時應唯自季氏立禮自大夫

出也後昭公有事於武宮蓋緣季氏立武宮之意而有
事爾

成七年吳伐鄭昔莊公十四年荆入蔡後遂伐鄭今吳
之始伐鄭也遂入州來入蔡之後猶有桓公幽之盟故
楚不敢窺鄭者十年今則若罔知之矣聖人所以不得
已而取桓文也

秋楚公子嬰齊師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管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鄭皆夷從華
始於蟲牢至此楚再伐鄭諸侯同心救之善矣然楚用
偏師中國勞諸侯必有其漸矣一會而能因楚之鄭公

鍾儂則諸侯同心果有益也何其不圖之於早也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汶陽
之歸魯以鞏之戰也齊之睦於晉以鞏之敗也晉使來
言歸田以其睦於晉也一汶陽之田而附人以取又附
人以取於人齊魯皆失之而晉之或予或奪亦非所以
服諸侯也
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吳之伐邾晉不能攘吳邾之平吳晉不能容邾小國
之諸侯將何以存乎
成九年晉人執鄭伯晉欒書伐鄭鄭自蟲牢馬陵以至

於蒲數會中國一旦又以楚賂而從夷鄭之二三其德
不足言矣而晉汲汲於爭鄭亦非所以服鄭而攘楚也
楚不能攘而爭鄭吳不能伐而伐邾晉之舉動卑矣不
成十年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說
者以晉方伐鄭鄭乃圍許若激晉怒如君父何公孫申
之謀悖矣然晉景欲屈鄭而鄭不求因伐鄭以歸其君
亦果合於申之計第不遣使而亦不求則申之罪爾
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宣公卒負
芻殺太子而自立因討之此桓文以後之盛舉但先盟

而後執不若先執而與列國盟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於鍾離齊桓晉文聖人本非所取以功取之者誰華夷也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桓文沒而秦穆楚莊始成至此楚勢浸襄使中國稍自知者於此亦可以自強矣今繼楚莊以憑陵中國者實始於吳鍾離之會鍾離楚邑吳晏然處之以待中國之至其意真有所恃以要中國晉大國也不惟不備而首預焉其餘又何貴乎春秋鍾離之者明其端也吳之僭實中國道之中國之不競晉實首之管仲之所

不為而晉為之可罪也或曰自吳晉合而楚終不得逞矣此非也當時晉能強楚亦自衰且以夷制夷乃後世所以屢用其術而失之者也

成十六年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晉自敗邲以後幸有鄢陵之勝然晉厲一勝而君臣俱驕公於沙隨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卻至獻捷於周驟稱其伐其志不能持矣故楚無損其強晉無救於難不然始而倡義終而保功則繼城濮之後固在此一幾也而晉失之矣

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趙氏以晉厲敗楚怒魯之後

土屈王卿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忿無所洩內疾卿佐立其朝者纔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氏之逆成厲公見弒之由是矣中行欒書獨不可書乎張洽文言二臣為貴戚之卿尚可行易位之權不宜遽弒然非里克甯喜之此故不書嗚呼謬矣當時厲公為虐晉卿俱不保首領故弒君之謀不特二臣晉卿皆欲之及其弒也報於列國若國人弒之者然魯史因之而夫子亦以國書弒系以國預乎弒者衆矣而欒書中行程滑之徒亦可以考見矣

襄公

襄公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知人杞人次于鄆楚人釋君助臣晉栾宋降彭城以魚石歸遂伐鄭此倣乎師之貞而行之者也韓厥以一將之師直當其前五國之兵從而援其後此倣乎師之律而行之者也晉悼自外入繼幼君初政亦足觀矣

襄二年鄭師伐宋楚使之也六月庚辰鄭伯賁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先儒曰伐喪可譏也按鄭成公依違華夷之間後竟從楚而不變使新君立而踵其武中國無鄭矣乘其初立微而服之可也侵之不可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按虎牢之城有三善焉服鄭一也拒楚二也不戰而成三也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此天下相為犄角之始晉與楚拒楚與吳拒則鬻立而為三矣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朱公衛侯鄭伯莒子邾世子先已先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雞澤之盟鄭已服矣晉以中國猶當相戒連諸侯而盟之則陳亦不得獨外於晉故其君雖不至遣大夫亦願從中國之意也已未之盟其君不降戊寅之盟其臣不陵盟非盛世事也而袁氏之際

鷄澤之會為善於他盟者矣

襄五年仲孫蔑孫林父會吳於善道魯衛之大夫並稱有所主也晉之求吳亦太急矣是以有戚之會當是時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坐而致之可也胡氏曰吳之會春秋諱之言

襄六年莒人滅鄆胡氏主穀梁立莒人之子為滅孫明復曰立異姓而遂書滅何以為訓愚意鄆子之卒在鄆必有可立者莒人因其不順從而滅之蓋以莒力滅之非陰滅之也

襄七年城費季孫宿城其私邑以自植者也胡氏曰行

父忠於公室而宥乃不忠愚考季氏之強實自行父始也其怨歸父也多方事晉至四大夫並出以攻齊公子遂之立宣汲汲於如齊納賂其為自封植久矣城費亦行父意也宥繼志者爾豈曰反父之忠乎用小廉以覆隱匿後世人臣之自私者徃徃効行父以冒國是欲知人者必察乎此而後可以言哲也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晉將改命朝聘之數則如齊桓葵丘之盟可也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則大夫出政之漸晉獨不之思乎以魯事觀之宿魯之強臣襄公微弱之主他

國可知而獨命大夫無怪溴梁之會遂蔑視其君而不自知也

冬楚公子帥師伐鄭鄭侵蔡以挑釁見伐而服楚蓋犧牲玉帛惟強是從雖有子產之夏禰莫知適從矣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按是時子駟為謀晉楚惟其所事戲之盟未幾而仍服于楚矣鄭無夷夏之辨無足責者晉不制楚而求服鄭殆亦難矣

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子轍帥師伐宋晉師伐秦楚之

伐宋以晉滅偃陽以歸於宋也晉不伐宋而伐秦是時
楚不得逞於中國南求吳北求秦去年秋秦欲伐晉而
楚應其兵則秦楚相援可知晉之於吳已有祖之會矣
今且伐秦亦侵曹宋之意也晉楚對其間事也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傳曰城不繫鄭責在鄭
也成而繫鄭罪諸侯也愚考三年之城虎牢是時鄭從
楚之志方堅晉為中國城虎牢欲制鄭而城之也故不
繫鄭今年秋伐鄭鄭已從冬成虎牢恐楚復伐鄭已服
鄭而為鄭守之也故繫鄭
襄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鄭子駟為政而決於

從楚子展代之於是伐宋之師亳城之盟果致十二
國之君不明天義以術致師事雖順而討則卑矣
楚子鄭伯伐宋鄭已從晉爾伐晉楚率之而鄭亦姑從
之蓋陽附而陰違之也致晉之再伐而委向皆於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樓蕭魚之會兵不血刃
坐致三駕之勝桓文之所未有由晉悼善用魏絳智武
子息兵養民之謀點制強楚而堅於服鄭卒成蕭魚之
功夫使諸侯於晉楚爭雄之日無有寧歲鄭也鄭用三
公子而從夷晉悼以用二子之謀而服鄭治亂由人
矣信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楚不競於晉而聊以此發其憤
襄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報蕭魚之會也可以見
晉之善睦諸侯
襄十四年春王正月會吳人于向左氏曰吳告敗于晉
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晉方欲備楚
則求會于吳申之以魯衛既服鄭則却之在晉以為得
矣然與其不善其終不若謹之於始
襄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按臯舟之敗經不書
勝負雖不可據然楚康置宋鄭而伐吳蓋懲共王而為
之謀者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自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
邾人于戚按孫林父甯殖逐衛獻公而將立公孫剽晉
人定剽於林父之私邑傳曰悼公之德衰矣然實苟偃
為之偃之黨林父宜也諸侯之大夫與戚之盟者咸於
向則人心之不昧者皆不欲從可知矣晉悼聽之不聰
果衰也哉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栾成至遇季孫宿
叔孫豹帥師城成邾按圍成則公自林圍解則二卿城
邾公之反聽於三家可知也季氏城費叔仲謀之孟孫
城成季孫謀之三家之交相為私可知也

襄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是會也晉侯祭於小而遺其大盟晉悼將為魯討邾莒平公成之善矣晉喪未幾而會諸侯徵歌舞是其彝倫之罪之大者一也遂能執莒邾二國之君善矣乃使大夫盟執之於大夫之手啓君臣凌替之漸是其彝倫之罪之大者二也卒之荀偃怒高厚逃莒邾方執而齊兵加魯要之昧大而舉小小者亦未必能舉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按鄭之初嘗屢伐許悼公之世鄭許皆楚之與國許之從違不足重輕也故止服鄭而不問許鄭纔服中國乘平公之初立即主伐許而晉人從之鄭之誣隣國而行私怨其失甚矣晉從之亦非也

襄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以罪執之則可以使執之則不可襄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之盟齊求成也齊之力猶足以敵晉今求成者晉士自之不伐喪憾之也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立來奔魯之受叛季孫宿之為逋逃主也昔季文子出莒僕之寶玉於境宿乃反父之廉矣

襄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沙隨繼商任之會再銅鑿盈也銅已失矣銅一大夫而屢勤諸侯豈非失之甚乎在晉以其去為重在他國以其來為恃傷國家之體發鑿盈之憤范宣子之咎大矣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齊莊德晉未幾而復幸鑿氏之亂遂忘澶

淵之好報平陰之私以衛在晉靈之時從晉伐齊其實為晉不為衛也叔孫豹以先聲救晉以逗留為齊齊魯之失於實錄見之然晉之衰實自此始

冬十月乙亥臧孫紀出奔邾紀之先如防後奔齊量魯之必立其後也贊於季孟癘長立少二氏亦不過怨紀而已未必及其子奔則不可請矣故請而後奔用智之私不覺陷要君之罪故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齊侯襲莒臧武仲所謂抑君似鼠者也襲即鼠竊之意而聖人之辭微而臧矣後兵家言襲自此始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貜帥師侵齊在雍榆則次晉責之

則侵魯謀之拙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之會晉會諸侯伐齊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齊使楚伐鄭以制晉也夫結諸侯以攘夷秋霸者之業也晉不外攘而內侵齊不自反而外引失中國同盟之好投楚子觀釁之志齊晉於是甚悖矣襄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崔杼之弑罪大而受其賂朝歌之後事遠而不釋其怨夷儀之盟己可罪矣後盟重丘怨不可報而先列弑君之國故春秋畧之甚晉之罪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之從楚伐鄭井湮木刊六月伐陳討而服之亦可以己矣子產獻捷於晉善辭命而晉受之時大國而再伐陳子產亦不得辭其過也

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諸侯有宋之盟矣此復盟宋向戌重弭兵也晉楚爭先晉實讓楚而先晉人大夫實專盟而言諸侯之大夫皆所以寓微意

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從晉之諸侯相率而從楚霸業亡矣魯之如楚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襄二十九年閏殺吳子餘祭越俘守舟登舟而殺吳子

非素近之者不慎於防爾然可以為近刑人之戒
仲孫羯會十國之大夫城杞杞晉平之母家以私勤列
國非矣三十年澶淵之會亦為宋災災而會之何益於
宋也蓋盟會至此愈不以道矣

襄三十一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傳曰不稱公子貶之也
夷齊泰伯之讓原是求仁季札之不得為仁由其作意
為讓只有立讓之意而父兄宗社與夷齊泰伯不同之
義皆非所知是杞之賢宜不以一名完繫平生者故孔
子惜之乃深責之或曰讓國在後此不宜預罪之愚意
正以其有讓國之事於後故發其端於此且吳之來聘

窺中國也季札於中國之虛實則知窺之至於宗國之
虛實則不知反思是獨不可責乎

昭公

昭公元年叔孫豹會十國之大夫盟于豨尋宋之盟也
或曰自宋之盟弭兵以來天下無事者六年于茲盟亦
有利矣然弭兵之益豈能勝專盟之禍哉自古誤國之
大夫多方掩飾太平以專國之權卒至於君國傾覆而
莫之拯聖賢所以謹禮而不計其功也

晉荀吳敗狄于大鹵敗狄者中國之美事詐誘者荀吳
之用私聖人存其大者而書敗狄焉胡氏曰車戰法亡

崇尚步卒此等啓之矣

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或問經書卒傳言令尹圖弑何也曰凡經傳不同皆當據經若信傳棄經曲為之詞非也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楚靈弑逆之餘其初猶有求中國之心晉於是為夏主盟可也不能討而又遜之楚以是不復忌晉而惟將有事於吳矣執徐子吳所親也殺慶封名

若為齊討實吳所封也滅賴者其餘威所逞也當時晉之君臣視夷狄之憑陵惣歸之天晉平不足道而叔向謀國一何不振至於此乎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名曰舍實增之季氏專其二故也始於作三軍至於舍中軍公室無兵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楚通越以伐吳實自晉通吳伐楚道之今踵其故智也自弭兵之後晉楚則不復相爭矣而楚驅中國之諸侯以事夷狄向戌之策亦安在其能弭乎
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平公既近寺人伊戾殺太

子座又近寺人柳逐華合比是狎于不順以賊君臣父子者也視閻殺吳子不慎其防者又不同矣

冬叔弓如楚夏季孫宿如晉矣而季孫復恐失楚故使叔弓往使中國兩事大國而無適從者亦自晉楚求平之後始也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氏曰秦北伐燕燕與齊平非也自雍榆之役魯復為晉侵齊齊侵我北鄙齊魯不通數年矣至是魯兩事晉楚南昏于吳齊雖大國欲平於魯故暨齊平而叔孫舍如齊涖盟叔弓如晉賀虎祈之宮也三月公如楚賀章華之臺矣

晉虎祈成不敢不往也

秋蒐于紅三家舍中軍矣故屢藉蒐田以數軍實人道實悖違時易地又其罪之小者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陳公子招殺世子偃師陳哀公憂恚自殺陳誠有罪矣然中國之諸侯不能討楚因得假之以恣殺滅若楚之不道又何待誅也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詐而誘之暴而殺之又圍而滅之楚靈可罪也使中國之諸侯討之於十年之前寧如是

之慘乎

大蒐於比蒲胡氏曰大蒐越禮居喪用兵是時公室無兵權蓋罪在三家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陀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厥慙之盟謀救蔡也趙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聖人不責其不能揅譏其無實而取名也愚以晉之不振蓋晉平之失也晉昭之初即動揅隣之意力之不逮豈以成功罪晉哉觀書法而晉事之至於欲揅不能則有由矣

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左氏曰楚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楚無人道隱太子之死國蓋並見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先儒以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季孫氏使不得遂也自此以後多在乾侯而齊晉皆莫揅以死所以然者昭公十九而有童心心之不純而欲制人其可得乎

昭十二年公子慙出奔齊慙之奔齊為公謀季氏也為公室而出又何尤焉

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左氏以南蒯欲去季氏強公室以費歸晉費民皆叛季氏季氏懷費民以德三年然

後得費然則季氏之不臣不特家臣惡之其民亦惡之人心固不可泯也夫子欲往之意卒未必往但以費叛亦魯人之心非有取於公山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晉昭爲平丘之盟似得乎勤王之意然其發端以虜祈之役諸侯晉假以示威非勤王之本心其執意如似得抑制私家之意矣然公不與盟而徒責其邾莒之貢亦非拯亂之意故知晉昭雖有可爲之幾而叔向輩不以六義輔佐尚威尚利

自此不復主盟宜矣然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晉雖不振而楚猶有畏於平丘之盟晉之無志攘夷可歎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儀物已入而大夫有故卒事以終禮去樂以著衰視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爲得禮矣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按楚子伐徐今楚有亂齊乘其機而伐之齊久不振一旦因人之亂以圖霸晏子相齊又早於管仲多矣

昭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按陸渾之戎昔辛有見伊川被髮之祭曰此百年此其戎乎以理言之也果為陸渾之戎氣數之不外乎理也戎狄而伐之又以理定氣數者然荀吳之伐戎不以戎道伐之以貳楚而伐之不以師律行之偽祭而潛侵之不為王除之從而震驚之不移而出之從而盡滅之四者皆非故事雖近正而行之不以其道者非聖人之所樂與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也去吳遠矣及吳戰吳伐楚也吳窺楚有費無極之讒囊瓦之貪其國日非敢於肆伐傳雖稱敗吳師獲乘舟餘皇然吳日張楚日削

實自此也故經不言勝敗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名王者別於朝也昔惠襄之世有子帶之亂齊晉動王而定至此非劉子單子之立猛則尹氏召氏之立朝五年始定蓋云危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鬯沈子逞滅獲陳夏鼐楚師以六國之師救州來夷狄勝敗不足書也滅中國之君獲中國之大夫以吳勝楚而暴不滅於楚矣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剪楚之羽翼且報門于巢之怨

也胡氏曰入州來陵楚之漸滅巢入郢之漸

昭二十五年夏叔諸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晉趙鞅感鄭
子太叔發不恤緯之言乃為此會胡氏深與之然納敬
王者劉單之功也諸國何與焉諸國之虛文爾
昭二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郟昭公謀去季氏叔孟
釋甲叔孫司馬陷西北隅孟子殺郟昭伯致昭公遜于
齊次楊州魯事危矣齊景不因而伐以定之取郟以處
公即非所以納公矣不待圍城而始感於梁丘據也方
是時齊之大夫猶魯之大夫故爾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祈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
盟于扈扈之盟士鞅原無納公之志以名會諸侯爾季
孫之賄士鞅之受猶夫齊之梁丘蓋當是時大夫自相
結以傾公室亦已久矣不然一旦受賂反譽季氏以亂
小國何至此也

昭二十九年秋七月鄆潰鄆人畏季氏也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既不得處鄆又不得入
晉國不可無君稱公在焉亦云悲矣

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楚來越以制吳故吳伐越以制
楚也其心亦已侈矣故入鄆之後繼以入吳

冬城成周黍離降而等於列國久矣故不言京師或曰周又遷也

定公

定公元年春王所謂史闕文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曰城成周宋不受功也執人于天子之側晉文朝王執元咺君子深以為罪其執仲幾可知

定二年於越入吳越又乘吳以霸者也霸在夷狄聖人之所憂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或曰晉責其不立

昭公之子非也晉之不以正責中國久矣魯君擁虛名以朝晉不若得其大夫晉之故智也而魯晉大夫深相締結亦不欲公之得於晉故乘定公之初立遂辭之也然定公終不朝晉亦可謂遠恥辱矣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頌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蔡昭昭以求佩之故三年見拘請晉伐楚是時楚昭暴虐諸侯內叛吳人外間諸侯不謀而大會斯時也晉可以舉桓文之

師不獨爲蔡昭而已然晉卿秉政晉定無謀故以十八國之師爲侵楚之舉滅沈殺其君凌小國而已吳方逞於入郢晉乃甘於不競畢黷之盟無能爲也故畧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置楚而伐小國六卿之私也猶魯之伐莒城費之類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相舉之戰夷狄能挾中國貪如囊瓦敗國出奔吳非可與也至此則以爲幸庚辰入郢吳之於楚亦已甚矣

定六年二月公侵鄭陪臣始強公得以兵侵鄭故曰三桓之子孫微矣且鄭因王子朝之亂伐周六邑從晉侵鄭兵之有名者也冬城中城方與晉合而備齊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鹹與沙之盟皆乘晉鄭之怨當是時齊每自亂以圖強兩伐西鄙欲諸侯之從也

從祀先公左氏曰改逆祀馮山曰祀昭公陽虎改季氏之政逆祀遠昭公近日改季氏之政爲季氏逐君也當從馮山

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陽虎季氏之家臣其叛季氏不書書盜者陽虎之無季氏由季氏之無魯也故書魯事

所以重魯也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至是中
國皆堅從齊之志魯亦欲平於齊惟孔子相之故能却
萊夷歸鄆灌龜陰之田

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六年侵鄭為晉也
今之平鄭為齊也齊魯相依舊矣既失於晉不得不平
於齊

定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郈與費之墮非孔子之
聖仲由之勇處季孫之勢則三都之役知其不可舉也
舉則必多故矣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入晉陽為荀氏
氏之攻懼不敵而入私邑也然豈不可以奔他國乎入
私邑以自衛宜春秋之書叛唐之藩鎮擁兵及留後即
是叛也豈待僭號弄兵而後謂之叛乎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左氏
曰鄭敗宋齊救宋也是時鄭於齊合已久矣宋乃新附
故揀之不誠而次于渠蔭

哀公

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此報相舉之役也
入郢辱及楚之先人夷狄之性惡得而不逞

秋齊侯衛侯伐晉齊之會列國也久矣至是然後伐且助晉叛齊之不正可見矣然齊晉相伐而霸統亡亦春秋之變也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晉趙鞅納蒯躄齊欲圖霸因伐衛而正之可也助輒拒父齊甚悖矣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或曰蔡昭雖無道殺之者公孫翩也何以不正其弑君之罪曰左氏曰昭侯將入吳諸大夫皆不欲也則公孫翩之黨多矣故標之曰盜殺財公孫翩以下皆在其中盜者衆詞也亦甚蔡諸大夫之罪也

宋人執小邾子宋既伐曹又入邾蓋矚齊晉之衰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不能自治而歸于楚以夏事夷晉衰之極矣

哀六年吳伐陳先是伐楚至此則伐中國與楚爭陳而楚於九年伐陳

哀七年夏公會吳於鄆吳為邾故徵魯魯予之百牢後會之終不能免於八年吳之伐我益知夷狄之不可長也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魯既欲事吳吳自當役魯伐齊吳役之也明年夏齊遂有艾陵之敗夷狄深入中國可悲

也已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黃池之會晉有求於吳吳亦有求於晉二大國自相結而魯從之者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是時吳亦慮越而中不自寧矣何暇於爭經書晉侯及吳子蓋實錄也而晉事可知矣

說經劄記五

德清蔡汝楠講說

白石山房錄衡湘書院校刊

說禮記摠記

儀禮本是經禮記本是傳禮記今人尊以為經反廢儀禮而不習亦不甚害蓋儀禮是一定之式禮記是儀禮之意式則一代之守意則損益之准也

曲禮二篇

問禮經之要曰三千三百摠是從宜從宜者毋不敬之發用忘返之與膠固其為非敬一也
毋不敬者終日乾乾儼若思忠信進德安定辭修辭立

誠安民哉在上位而無咎也

安安而能遷惟安為能體化惟遷為能盡神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稱其財而為之禮此即庶人之禮故庶人之禮質於卿大夫士之禮其意未嘗不同

問禮之取人是引取人取於人是取法於人否曰此是論學取人其人可取之謂方人之學也取於人者取諸人為善之謂舍己之學也

問朝與覲古有別而今無別何也曰春見曰朝主親秋見曰覲主分以理度之當時二伯率諸侯之朝理或差別為春秋之異然常朝亦有二者之分故當依謂之覲

當宁謂之朝今建侯先與故異本不可分當依當宁之制則與古同及詳味古人分朝之意必有出于情禮之不可已者而自合乎春和秋肅之道非聖人有意模擬制為此禮今之禮即古之禮須得聖人制禮之本論禮方不謬也

天子貴敬守大夫先孝享士重受命庶人當克勤敬守故以地富孝享故以祭器衣服不假富受命故以車富克勤故以畜富

古人之禮小大一心餒不祭子而子道之致愛致慤可知也君下卿位而臣道之下門式馬可知也

檀弓二篇

孔子惡野哭不以禮曰野惡之重節文也節文亦天理之自然

問曾子襲裘子游禘裘曾子始疑而終服子游初是而中疑二賢之未習於禮何也曰二賢始終疑信雖異弔之宜禘卒皆知之在曾子不遂已非在子游不是已見有二賢察禮之心自有得於協一之禮

問有其廢之莫敢舉有其舉之莫敢廢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君制禮之義也廢不敢舉舉不敢廢臣從君之禮也禮有定則臣不敢易故人君慎所以廢興

問畏厭溺之所以不弔何也曰兵凶之慘談者於邑往哭之可也何弔之有

問孔子脫驂之事曰涕之無從與施與之節聖人自然兼照哭之過而又惡之惡之而傷惠以成之正記者之誤若孔子果於衛脫驂必其事不如此之無端也

大雅詩人見鬼神之義甚精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小戴便徂於粗迹故檀弓記曰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敬之心也神無方者也必求之形響是以有方求神也

魯悼公之喪孟敬子答季昭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此恣肆之心主之而反謂瘠為勉也樂正子春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此殺哀之心入之而反悔初心謂不情也

問小功不稅魯子疑之韓子又論之如何而後合於禮曰小功似可以不稅聖人固無定為不稅之制歲月太久朝廷軍旅之間可以不稅固禮之節情不容已為追服之亦禮之所不禁禮有如此之類者但自求之於心則真機之發且不悖於初制必求之於禮則罔禮之事

正有害於本心

問冉子因孔子弔伯高之使未至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得誠於伯高冉果有失而孔子責之與曰孔使不至冉子之幣達孔氏之誠冉子處此亦自委曲孔子聞而有不得達誠之悔若所記果實孔子冉有皆當以心法論之

陳澔註深責冉子蓋亦未達禮之情者也

孔子哭伯高於賜氏此義起之準

孔子有姊之喪尚右而門人亦尚右孔門之徒三千而學孔子者多求諸外所以十哲之徒不能多得

問子碩貧而受賻以具祭器似無不可子柳之言或近於矯乎曰君子唯求心之所安貧而受賻賻又制器近於從親之利中心必有不安之實賻而有餘餘而班兄弟乃為推親之愛中心亦必有自安之實故子柳之家於喪而班兄弟止君子之所以安其心也何矯之有孟獻子之喪令司徒旅歸四布記者述夫子可之孟獻子之家與子碩不同也故一班兄弟一歸四方皆得其當此禮之無定體也

問矯固存禮曾點廢禮然否曰皆非也季武子寢疾武子強僭之臣矯固於未死之前以凶處之曾點於既死之後以吉處之皆未免視季子死生不為輕重之意各失其則矣記禮者因而並著之子以矯固之不脫衰而入問疾不若不問之為愈也曾點之倚門而歌不若不弔之為愈也

問曾子齊衰赴子張畢竟是否曰曾子言我弔也與哉蓋哭之非弔之劉子又述孔子曾答曾子三年之喪而以弔哭不亦虛乎斷以曾子親聞此言必無此失予意即此答問正言弔人之哭若哭友之死莫非至情記者之言固多不實何必信此疑彼曲為曾子辨之手問孔門羣賢終身辨禮敬姜不出帷而孔子以知禮許

之何也曰人之於禮不敬者悖之敬之不純者失之敬者知之知敬妾所以謂之敬何疑其知禮

問子路去魯顏淵則告以去則哭墓反則省墓子路則告以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者何也曰論敬以墓祀之間人之初心也不必回路實有此問答其言自善於論敬接續此心而其進無彊

問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賢之謂之加於人一等者何也曰不及禫而樂且入者減於人一等也既禫而不御不入者加於人一等也孟獻子過於哀夫子以此節之

問廟災議者引禮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三日哭如何曰成公哭新宮之災春秋書之時成公有宣公之喪新宮復災故哭君子或以成公之哀為善記者乃釋之凡人有因焚室而思先人者尚且哭之况有災有喪乎可以見成公之哀出於至情之不容已者謂之先人則與先公先王異謂之室則與宮廟異哭者情也非制也烏得引此記者之言制為哭禮哉朝廷百官祇敬天變即得之矣

王制

王制本出於漢時文帝將議巡狩封禪命博士諸生雜

成之采孟子左氏諸書及文以已見首記封建天下合
千七百七十三國一州之中有二百一十國極其率合
臨川王氏及朱子皆辨之摠是慈湖楊子論武王克商
滅國不過五十餘率因其舊豈有如此等差言約而盡
二伯統八方伯疏附之意八方伯國又有三監督成之
意此則理當有之下天子植禘王氏曰物未備非也各於其廟各申其敬也
春舉之首時也

祭以備物薦以時物士大夫或薦或祭庶人有薦無祭
最是從宜之學可久之道以下四時薦品取易致之物

以明其例畢竟立禮之意有在也摠在孝享
天子巡狩以詢風俗則就見百年詢之之中即有移風
之道天子養老適國學則就見九十養之之中即有教
德之意

古之人卿大夫致事者為國老士及庶人在官致事者
為庶老終其身有體國之責焉夫子月朔朝請討陳恒
未嘗視出處作兩截忠愛之意視出處為有無此後代
之失

問祭禮王制凶年不儉孔子又曰凶年用下牲何以不
同曰正見聖人斟酌之妙禮本因心也禮不可廢牲不

可降降牲不降禮酌禮之宜不悖於立禮之意由聖人全體天理矩自我立故善斟酌如此不特論祭三百三千升降損益之準便可觸類而喻

後世惟東漢行養老之禮而國老非其人其餘有幸學釋奠而無養老間或引年於天下而饋享之禮不行三代長幼之禮不復叙於天下

王三天然後制刑此覆訊之法黃東發曰審之又三也其說是矣

月令

月令一篇雖有古人授時之意唯出於呂不韋之手故

雜以秦時尊君卑臣之制其每時言天子齋惟仲夏仲冬之月言君子齋戒始復之道先王尤謹其始乃月令之微意也

問月令天地鬼神之神無不托之於人故自五帝以下皆以古之有功德者主之何也曰古人之祭用尸用配其義一也祭宗廟以親者為尸取同氣也祭五帝鬼神之屬以功德相宜者為主取同德也又如傳記所載夏郊以董伯為尸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之類則當時郊旅亦有用尸者唯其太近人情自周人始故孔門即疑其失質以為非古若欲論尸配之禮於今正當原其

立尸配之質要之尸不尸配不配皆非其質也其質在誠而已

曾子問

記曾子問多問禮之變戒懼乎道之屢遷無所不用其敬也

問接祭廢祭曰天人一體忽遇災變自當以變止之接祭因牲已至甚為不得已之宜急遽非所以事天畢竟廢禮為安也國君之變直曰廢祭其餘天變則先言接祭終言廢祭微意亦自可見矣

問喪慈母如母孔子答子游曰非禮子夏傳記則以貴

父之命何也曰當以谷子游之言為正貴父命者情也以義起而非制也

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所重者學所學者孝養悌睦此其大意也故所載學制獨多舍孝養悌睦無學賈誼所謂有道之長學之養老乞言合語今皆無之至於所謂合語者藝焉而已

問行釋菜禮先儒引左氏昭忠信之意何如曰既奠幣矣又謂蒨蕢可薦則輕重不倫矣置菜之禮無不蠲修舉其小者而其備可知也

曲藝誓之以待遠於成均而列於郊人只此見王者不
狎藝而溺之不厭藝而廢之是蕩蕩然不作好惡之心
處公族之道親未絕而列於庶人唯冠婚必告死亡必
赴而周旋之可以知慎天爵之至也公族之罪雖親不
以犯有司唯磔於甸人必戮於隱私為之喪不剪其類
而曲全之可以知敬天刑之至也
內朝以齒異姓不敢並外朝以爵同姓不敢加李唐曾
畧倣依而行之予以文王世子篇處公族之道雖百世
可行也

禮運

問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曰天子諸侯各有常
祭諸侯僭天子假借之大也禮運之書漢儒多雜以黃
老之意然其本指重禮之所以廢興明其僭端而原其
本體則其寓意之微
人者天地之心也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出之漢儒
亦是不易之名言要之漢儒疵累皆顯然可見若其是
處便覺精醇由去聖未遠之故

臣褻其君衰裳入朝家僕雜居可以知君之儀刑君褻
其臣非問疾弔喪適諸臣之家可以知臣之引翼故一
曰君臣同國一曰君臣為讒古人於君臣上下之際非

交儆相成則各有其罪義分原無間故也
夏時坤乾夏殷之禮可知易象春秋周禮在是女叔齊
論魯侯曰是儀也非禮也知儀文之非禮又知夏時坤
乾易象春秋之為禮斯知禮矣

禮器

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樽杯飲蕡桴土鼓猶
可致敬於鬼神酒禮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
美疏布之尚莞篔之安蒲越橐鞞之尚太羹不和大圭
不琢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皆聖人論禮之始終至
於禮奢寧儉則儉只是禮之始始必有本其本在心由
心而有始則太古之質心之節也寧儉之意有始則有
終無始則無終有本則可加無本則已偽非便謂儉是
禮而可畧於從宜也

問周禮猶醯何也曰夏立尸而卒祭以人體神不坐神
位猶得其質設坐尸但更其不生之禮已異於夏矣周
坐尸而又益之詔侑無方旅酬六尸合飲周禴猶世俗
之醴則神人交通之際全用人禮反似失其質矣繼之
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似為承上起下之意尊
神獻血與腥小祀獻熟摠是此理
問旅酬何以止六尸曰周之始也姜嫄后稷三昭三穆

共王時文王方正祖位孝王時武王始為不遷故考之家語有二祧考之周禮有祧奄八人又考之家語後始祀九廟則六尸周之初禮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畧煩文全恭敬唯忠信者能之故證之以子路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此誦言忘味者也若達於中和之德雖享帝可也

郊特牲

天子存二代之後諸侯不臣寓公皆厚道也然其中自有處法天子雖以客處賢未嘗敢以客自處故可久諸

侯雖以客處寓公而寓公之後則不可以不臣故不可繼世

問二郊之說何也曰郊之祭也迓長日之至也尊其始也故祭于壇明堂之祭以神事之親其成也故祭于室祈穀之祭先王所以行春令而祈天於郊祈報不同其祭一也何圓丘與郊之分乎祭則受福者可以戰則克蓋齋戒則自然神明也

內則

問禮曰禮不下庶人矣內則之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何也曰聖人制禮折民以刑刑本於禮禮本

於德聖人之禮自朝廷以及庶人一也無不欲其作德則無不教之以禮無不欲其節禮則無不折之以刑禮不下庶人力不能禮之細微庶人德不及至於節日之天則何嘗與有位異刑不上大夫者教答之刑不施於國議貴之典不麗於刑至於犯逆之大亦何嘗與庶人異古人祿由爵爵由德一命而上德宜進矣物亦宜備矣爲大夫則德宜愈盛刑亦宜免矣宜備而不備宜立而不立宜免而不免責之體之無所不至正以示賢貴之體立庶人之則明降德之序非謂庶人果可以無禮大夫果可以無刑及大夫之羅典刑庶人之修士禮皆不足論也

問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帝王之德異乎曰三王有乞言非以言為主也自是其時有當質問者正不悖於三王之意若以言為主何以爲王道乎
古人四十以前博學無方四十始仕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以不計功謀利之心存明德親民之實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王藻

問王藻曰君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之退視大夫何也曰路寢古之燕朝大夫朝罷得以奏政其

中待大夫復入而奏政故不輒退古之人居所以勅時
幾者如此
問玉藻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食於季氏不辭不
食肉而殮一以備燕居之服制一以警季氏之失禮是
否曰玉藻專記古人衣食小節然必折衷於聖人佩之
用玉食之興辭組綬之色殮殮之序禮之大意如此焚
非膠滯一定之理在有默喻神明之妙象之似玉青黑
之似緇當食不必於興辭殮殮不必於有序制事由心
自不悖禮非聖人別有異制惡季氏之失禮先自廢常
禮以警之也

明堂位

魯之郊禮惠公始請僖公始用惠以前無郊則魯無天
子之禮可知也明堂位一篇魯儒矯飾以文其僭漢儒
傳訛而謂之禮魯儒之意始於重周公不覺至於僭始
於僭郊禘不覺并器用制度廟門木鐸學官喪葬而皆
僭之既僭之又不知其罪而以為禮可知崇重聖人亦
自有本然之分若不以本分尊聖人以外物加於聖人
即此發端便是罪過其流之甚又何待言也

喪服小記

以三為五者即以一為三也以五為九者即以三為五

也皆天理之自然喪服非所以強世
喪服小記之後篇多記其小者如為慈母後者為庶母
為庶祖母父不主庶子喪則孫以杖即位庶子於妻亦
然之類原無定制而示之心法故斷之曰可也
問諸侯不繼天子大夫不繼諸侯似非人本乎祖之意
曰不繼天子不繼諸侯皆別子為祖也繼則逼於尊國
無二尊逼之是二本也

問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何也曰推恩之
道原是如此母出而服繼母之黨人不可無母母死而
止服其黨服不可二統

問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曰兄弟之服哀除服亦除
而制為期歲父母之服服除哀亦除而止於三年服視
衰哀視服之謂也

大傳

問大傳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何也曰人
子追王自是有天下之彝典而人子尊親之心以此而
伸蓋人子於父母生而不敢獨處安榮之心則於死
亦欲同其位號非武王期必於王而至此始遂其志
問服有親親尊尊名出入長幼從服之六術士為庶母
總及從母昆弟總何以謂之名也曰此必非子夏之言

君子豈有為名而服者舍誼而曰名何苦自晦其大者而取於至小也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宗法之有宗無宗何也曰有宗無宗摠歸之於一本故也漢之有原廟也一國二廟君子猶以為二况曰二宗乎

少儀

問少儀曰性之直者則有之既曰直矣何委曲以從禮乎曰授受立不坐立而授受達其敬心其所謂敬者是直也當立而坐任性率直其所謂直者是怠也謂之性

之真正不是本然之性

怠則張而相之稍怠則張其善引續之道也廢則埽而更之甚廢則埽其失更化之道也察幾而治不失其時謂之社稷之役者社稷之臣也

朝廷曰退非以退為心不滯於進也燕游曰歸非以歸為心不滯於樂也

學記

學以發慮憲為最初功夫發而後能慮也一年視離經辨志慮而後能辨也自此以上其進不能已矣人之不學者只為無真發覺爾

學記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
取友離經辨志之後數年而能取友故學非時習不見
朋來之樂

士先志士之事也隱居以求其志官先事官之志也行
義以達其道

問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學博附物理否曰非也依如
聲依永之依清濁高下之節依於聲而發於志博而知
依故能安之安者無疑之謂謂之曰學博依須能學者
知其依也

師嚴則五官治五官治則五服親

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者之
所發明

蛾子時術之蓋記時習之指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大時陳氏以
以爲天官元氣之不齊不若時中之時爲安蓋德者所
得也道者所循也信者所不可易也時者所不可量也

樂記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曰人生而靜古人已道本不容說
豈能相象測度而講明之且須反躬自見本體
問樂記一篇當不謬於聖人其言人心之動物使之然

慈湖先生非之何也曰聖人不外物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及感於物而動性之欲固是如欲仁得仁之欲何莫非姓聖人非無動非無物非無欲只是道心之一故謂之無動謂之無物謂之無欲混淪防之便有決裂之患慈湖所以非之然善惡實非二性性之欲欲而流種種惡慝皆由此出故樂記之意止宜言禮樂節其流不宜從物使之然全以為非

問樂以和民其用至大樂記者河間獻王采輯之書也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所獻僅存周官大司樂章數篇而古樂不全王禹二十四篇劉向二十三篇今皆

無所取衷若不復古樂不變新聲又儒者之患柰何曰先代相承有樂不必相沿聲律之精自有其本後儒王朴李照范鎮之徒其於累黍權尺之屬窮年而不能辨者却妙會黃帝之心伶倫製管樂名咸池為諸樂祖黃帝何勞辨析考證求復太古只是黃帝之德克配天地真機流暢與化不息所以命伶倫作咸池者本在於此後來所謂制事本六律六律本黃鍾者唯其無形之元氣無聲之元聲一會於無體之真機而形形聲聲為律為量自然精研此黃帝之妙也上古之樂章壞於秦火河間獻王竇公劉向王禹之書俱為訛缺縱使完書尚

存亦豈雜伯雜夷之世君臣心體可沿樂而成協和之
治哉就其中如樂記開卷便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則
又不必其出於聖人出於漢儒的然是作樂之本君子
學樂何能便窺黃帝聖德只且理會音由心生及考孟
子今樂猶古樂樂則生矣之實便是聲氣之元不言而
喻生生不已則元聲在我不妨漸求聲律之妙以改聲
律之失種種泰盡之論寸分釐毫絲忽杓抄之數清濁
高下之節有緒可講如有用我則即相沿作樂之器同
見在作樂之人相與幾其真聲協之太和不泥古樂樂
自可興若自和其志則一會真機無不自得皆不必刻

意於樂記之純與不純樂章之全與不全王禹劄向樂
篇之存與不存大樂之故居然可知有未備者乃律數
之末而漸可精矣不探其本徒懼難復遂欲詳辨淫雅
傳綜權尺推究古今則雅何自發淫何自生權何自始
尺何自起古何自得今何自失乃以有執之學窮無體
之情闕畧本始拘泥未終心之與聲判然有間律呂之
事愈習而去古愈遠非所以語於大樂之興也

問後代正樂與前代異故魯兩生不赴漢召說者謂積
德百年然後可興如何曰百年者斯須之積也百年之
禮樂斯須為之始也禮樂本不可斯須去者如何却放

置得正謂君心於斯須之頃無樂則生矣之機百年之
禮樂便不可興也兩生不可知其德却可知其有識孔
子正樂太師便適齊叔孫通制禮樂兩生便不至要之
皆知慎重於俄頃以正元聲者矣
作樂以應天非樂作而後應也制禮以配地非禮制而
後配也和樂是本體元屬天而統同禮者和樂之所止
元屬地而有節聖人作之制之自然應自然配故和而
止止而和天地無窮禮樂之用亦無窮知和而和者和
無止則窮矣故不可行
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動靜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

人說易之本體樂記以之說禮之本體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德不外藝行
不外事藝而非德事而非行非辨者孰能知之
情深而文明情者心之動也氣盛而化神氣者心之役
也動而非深用而非盛無本故爾
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聽聲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
琴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
臣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此為文侯言故引臣道
以明之若自胃子以上未必如此只是中心原有之理
因感而動觸類而思使人愈神然自不能已者在此爾

故總之曰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
之也則槩言感樂之理
雜記二篇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或曰父
母不主其喪士不得攝大夫非也豈有子得服大夫之
服而父母不得主其喪者既為大夫則必有後也父母
不主明有後也故即繼之曰無子則為之置後
主妾之喪自祔者重廟也練祥使子主之非適亦重後
也陳氏則云為鼎女君者則主喪并祔之獨練祥不主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坐而哭拜踊新弔自然興哀

祭稱孝如事生也喪稱哀方事死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瘠而自戕則為
下矣哀非次也不以敬為哀謂之次抑或有為而言

喪大記

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說者
哭殯喪勝哭柩敬勝愚以自初殯以至大祥言杖之節
也方殯則杖而即次也見柩輯杖追而哭之也

祭法

禘法於諸經無所參攷記述四代之禮首言有虞氏宗
堯此理之所無江陵項氏曰及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

上非必有明文可據禮記文禮如此者多如有虞宮五十夏百穀二百周三百之類亦是以數相推如此考實難矣

七廟之制與王制異去墀曰鬼晉張融常辨其非孝經曰為之宗廣以鬼享之此不易之理

祭義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或以為此平日思親之心舉程子言齋不可有思思以程門之學寂然未嘗不感感通未嘗不寂思親之思何謂非齋必非程子之言也

四代之尚齒也虞貴德爵祿之自也夏貴爵殷貴富德之考也周人又貴親德之序也其義一也
三命不齒朱子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不齒必別設一位也亦可謂善裁人心之所安矣

祭統

心休而奉之以禮故謂盡祭之義不然則止是備祭之物爾
齋者不樂不敢散其志及齋者精明之至別為記曰以別之蓋非漢儒所能必有所傳矣
獻重裸神之始降也聲重升敬神之始娛也舞莫重於

武宿夜言宿之前舞之備也

經解

孔子時未有六經之名經解非孔子之言明矣其言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得窮經之益而無泥經之失亦可謂善說經者矣

哀公問

哀公問自敬身成親以後多得於孔子之門其言曰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又答貴乎天道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

從而不已也深知天人物我本然之體

言成身則曰不過乎物言不過乎物則曰成身

仁孝不過乎物誠意格物之學也事天如事親而尊無不親事親如事天而親無不尊仁孝不過乎物之事也此皆實踐之故曰成身

仲尼燕居

子貢越席而對始言不中禮責其禮之失繼以給奪慈仁究其禮之本自此發端言仁而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皆歸之於仁

燕居一篇首近孔子之指而後則散亂

孔子閒居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地四時之本體也嗜慾將至有
開必先天下降時雨山川出雲風霆霜露之氣機也
閒居一篇慈湖深信以為孔子之言不可見聞而塞天
地是矣五至三無重疊推衍則辭氣不倫獨其取意則
視別篇深遠矣

坊記

知禮以坊德則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皆在其中

表記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故曰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禹稷行浮於名此事君之道自謂便民便是其行浮處
後世名高無實由無禹稷事君之心

中心安仁天下有道行有枝葉此表記極醇之言

問殷周之道不勝其弊曰盡制故有弊猶人盡言便有
過也

緇衣

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必有為上者易事之政然後得為
下者易知之心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敬惟敬者能之故終之以
文王之敬止

為上可聖而知為下可述而志謂之一德故證以一德
二三則其心紆曲難知而難述矣

奔喪

自相者告事畢以前得以遂奔者也自此以下不得遂
奔者也又奔喪之變也哭父黨以下因奔喪之變而及
於聞所親之喪皆於不得已之中必致其哀之意

問喪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或曰桐取同於父也非也桐竹皆
輕而易持也母以桐別於父也

服問

從輕而重從重而輕正是禮之權衡非正服故有權如
澶冢之惟齊非齊也凡服問一篇皆此意

問傳

問傳權輕重之間以協於天地之當如聲音飲食衣服
首帶麻葛之間莫不有權衡存焉無非中心之達於外
而不容已者

三年問

三年問一篇合於孟子答夷子厚葬其親以明一本之
義知三年之喪則親疎貴賤之祭以順而施必有道矣

深衣

深衣自有虞氏已有之或曰上下同名吉凶同服不已過乎曰有異有同皆以適一也朝祭異而天下不僭深衣同而天下不詭

投壺

投壺乃射禮之微者請賓同司射之執筭命弦即司射之命工釋筭命酌無不同者事有大小禮無繁簡古人之謹於禮也

儒行

孔子於哀公問舜冠則不對問儒服則不知使哀公果有此問孔子果如此答哀公謂孔子非不知則哀公有

益謂孔子真不知亦於孔子無損

冠義

冠婚鄉射之禮皆是說禮之意若禮制在聖人必能因時而損益之

射義

諸侯能行大射由此而丁可以推矣鄉大夫能行鄉射由此而上亦可以推矣

喪服四制

喪服雖曰四制揔之以變而從宜則亦一致而已四制一所以生也恩禮節權皆自然之別

說周禮記

周禮無非法度亦總是禮意漢唐議定禮儀亦只是法度禮者神而化之法者把持天下而已

周官師氏保氏列於司徒師氏居虎門之左保氏屬守王闈出入起居詔王微惡疢以端教化萬民之本也正朝廷以風四方程子所謂天地間只一風以動之者是矣故古人之立教也易後世之立教也難

自古司徒設教農桑粟帛無非道化之源可見王道之備而古之教養出于一也

象魏一定之法而時布之八相一定之用而時詔之欲人居之隨時變通以從道也臣貴守君貴權

周官之職方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八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周官之論利害只是要兼覆後人之職方與并不知利害禮重宿衛饗庖立政謹虎賁綴衣宮中府中原非二體古之善養君德者如此其密

為政者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三歲有計即此是學可謂日新

周之成均敷教者為大司樂即舜命后夔之意也其教主於中和其言發於聲詩聲之入人使人神暢意達而

不自知者衆也

問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何也曰典是不可易之典輕中重是處罪疑之準亂國不得已而用重典摠是好生之運用人但能全體好生之心自能協於道也

周官鄉遂十五萬家之中張官置吏至二萬三千人其族師閭胥未必縻以爵祿人數亦未必如是之多只相保相勸之道自是周公之意胡五峯擯斥之犬率拘此人數之類不曾詳此美意爾

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黨正一歲七讀法族師一歲十

四讀法閭胥讀法不行數凡祭祀醜宴役政喪紀衆聚則必讀法蓋賓興以前無不閒習法制能誦能守古人得之日用而有餘者今人以吏爲師而不足程子言不可闕者以此摠是有周官之意方能行之

問周禮之旒人掌舞夷樂祭祀賓客亦舞之何也曰季札觀周樂多邶鄘鄭衛之詩周禮旒人又辨夷樂可見周之樂師協天下之樂於一也天地之間真聲無處無之君子自能審辨君夫鄭衛之淫聲夷之鄙樂其在所必放又何待言也

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此天下之則也鄉先生沒則祭于社此一鄉之則也一行以上亦足表於一鄉至於天下之法則必適於中和然後可為後學之準故其神為樂祖學曰瞽宗周禮制刑之序美意在鄉刑糾孝上德鄉無不孝之民而野刑軍刑官刑國刑庶可得而省

問周禮俊士屬司徒造士屬司樂則既聞之進士則可以屬於司馬曰邦國都鄙之治先王本與六官共之司寇司空不系之以選士之職者有專勞也司徒統民主教養故先論俊士司樂和民主造就故次論造士司馬平民主甄別故次論進士由衆選寡據德考才取適於

治平之用至於任官定爵正吏辨治則總系之天官

古鄉學之制近郊之比閭遠郊之隣里皆有小學矣自北閭以至族黨州鄉自隣里以至鄙鄙縣遂又有學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乃鄉之太學也古人設教之密故先王之道家傳人誦而十室之邑必有聞人

禮有鄉先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謂之鄉先生亦謂之父師少師左師右師由古人之風化厚故立教易今則立教難

六德六行六藝在心曰德人倫曰行日用曰藝無分精粗摠謂之曰三物物者理也自心而行而藝隨處隨時

必有事焉所謂至其理也

問周禮夏后氏世室殿重屋周明堂曰明堂之說漢儒以後紛紛不定亦竟未有能行者正以泥其文者或不得其制得其制者或不得其意古人作室之意原與今人不同太室中軍公田都是一意而外別八所太室前三為明堂後三為玄堂東三為青陽西三為總章名雖十二實則八室也夏世室言宗廣殿之重屋言玉宮周之明堂言朝會之所皆所以互言宮室之制爾後來制度不同然後之太廟即世室後之便殿即重屋後之正殿即明堂也知世室以尊祖明堂以出政重屋以深居

則何必求其制之一一合於古耶自古唯孟子最善解大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後便舉王政今且行王政則後之宮殿即三代之明堂若王政不舉則即周之明堂已不復行於幽厲之後况後世乎
問周禮漢儒疑信相半宋儒始篤信之今考其書不無贖亂何也曰周禮在春秋戰國之世已無完籍但成周懸法既久必有人誦而家傳者韓起聘魯而觀易象春秋嘆周禮盡在魯此可見當時周禮之學亦不盡廢既經秦火周禮獻自李氏獨出於諸經之後至劉歆始奏置博士則漢儒影響補綴似亦有之但如韓起所言易

是禮之體春秋是禮之案朝覲問民用官常自然之品
節亦不必鈞深析疑而犁然可曉至於書之周官論其
說體詩之犬雅所列膳夫趣馬之類官名可考井田軍
旅辨族叙位一一詠周公制禮之情質之存之周禮者
不相皆馳則漢儒雖有補綴可信者自多信其所可信
闕其所可疑聖賢論經其道止此泥禮於書不若會禮
於心試得周公化裁之本則韓起之意周書之紀詩人
之情通於禮經之制者皆渾融為一所謂禮之可信者
可坐而照措之實用者已得其精若穿鑿牽強務求必
合及襲漢武何休之說真然付之不信者皆非吾所能

知矣

漢儒善補綴舊文至於冬官之闕漢儒不能爲之而姑
爲之考工記雖後儒以爲散見於五官之中而終不能
定冬官之制蓋冬官之司非徒工虞而已原隰泉流經
營徧布無非司空之制唯三代遺典不可深考漢儒亦
無因補葺成篇而遂止爾至於後之冬官流而專事繕
輿所以寅亮天工協司徒以養萬民者寂乎無聞則誠
如漢儒之所記考工矣

天官之官伯官正司馬虎賁司寇司隸既皆公卿侍從
之臣又有彼此互制之法後世兵制雖稍有不同大畧

做此

周官市政最嚴故商賈抑而農政明絳之富商韋潘水
榷而過朝可見其効後世失之而後列國言商利者起
矣商浮於農蓋自周末以至於今從來久矣

問執報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聖人許復仇何也曰此
正聖人善止報復之風也書于士則既質於官以官事
攝而殺之必其宜入於殺者也如是私挾秘之徒不可
不可質於官則有所忌而不得為矣不然聖人豈所以
資游挾長殺戮耶

說爾雅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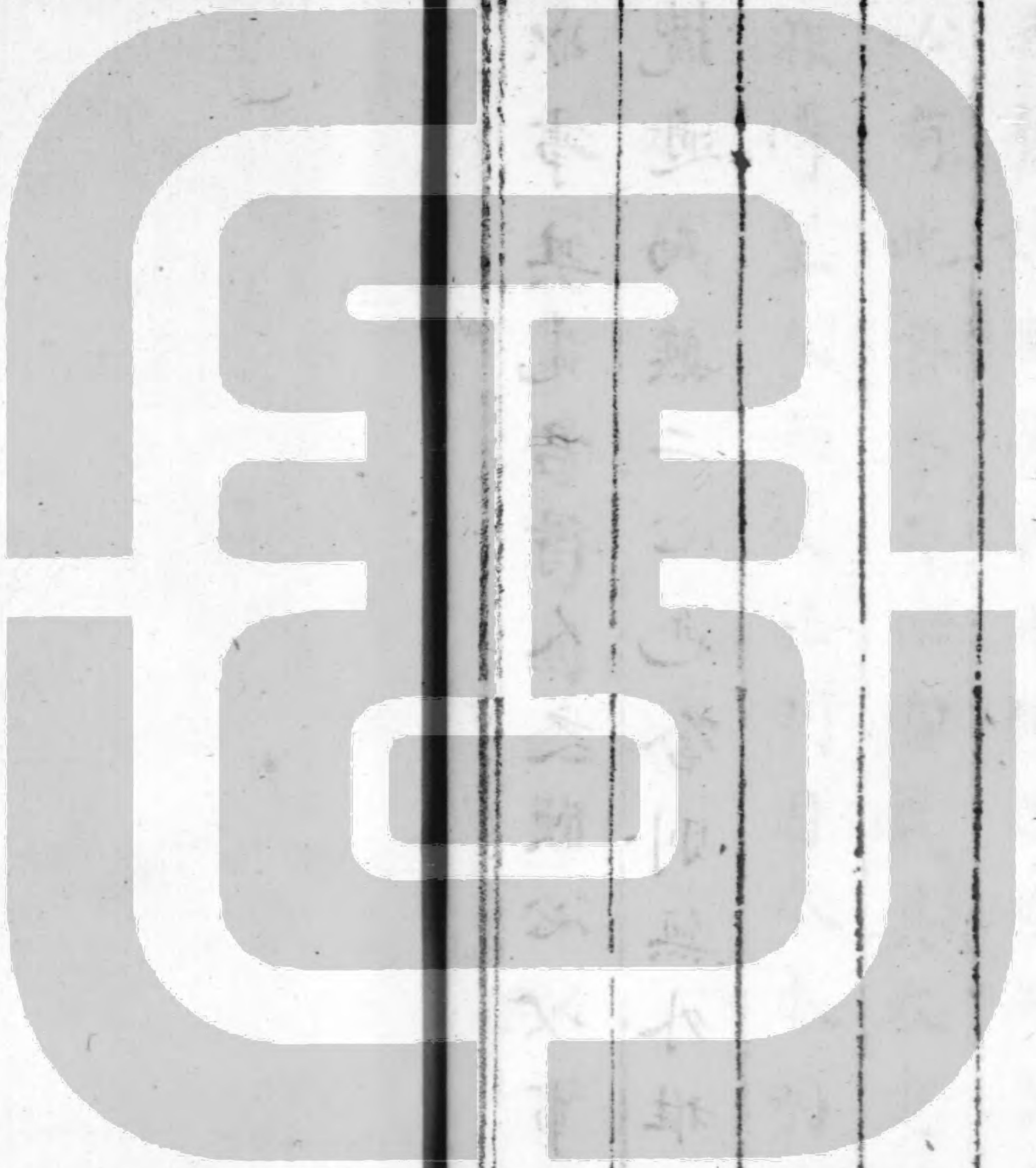
問爾雅自昔以為周公之作聖人教人舍本心而事訓
詁何居曰爾雅未必是周公之作考其文義亦當為中
古之書所以專及訓詁者古人司徒有教人人知學何
必更言本心六甲五方及種種土俗之宜使人童而習
之正以明何物非心也至春秋之時司徒之教不行孔
子方復申明古者之教若使治教休明抑何以有此後
儒又訓釋孔子之教至於各家並起有鄙漢儒為訓詁
者有辨宋儒不歸一者其間有大儒出時發明之皆以
至教之不明故也要之教而大明言訓詁皆心學矣教
而不明言心學亦訓詁矣心迹離合之際而能辨為為

學亦思過半矣

說孝經記

孝經出於河間顏芝遭秦煨燼之後必多竄入其中者而今亦不必深辨矣蓋春秋之世教化陵夷徒維其末無益故聖門最先論孝誼欲人自察其本心之良以充火燄泉達之勢如用藥於困頓之際而直道其生氣之元在孔門必有此書學者但當識其大意不必滯於辨說又知孝非侍聖人而後能明因令本明以達其蔽乃聖人之心則庶幾矣

明王以孝治天下章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本同一體之心今流通而無二心包含則無外推行則有本



Vertical columns of Chinese text in a traditional calligraphic style, arranged in a rectangular fram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ged paper. The characters are dense and follow a standard vertical reading order from right to left across the page. Some characters are fainter than others, possibly due to fading or the quality of the ink.

